

司

成

遺

翰

司成遺翰卷之三目錄

與羅仲山通政

與艾西麓都憲

與瞿師道殿讀

與敖夢坡司成

與尹洞山宮允

奉王大廓先生

與孫季泉少宰

與王序夫戶部

與禮部王子

與門人柳大行

與林平泉太史

與薛方山同年

與孫季泉少宰

答毛小江太守

答門人余進士

答門人郭主事

答汪春谷中丞

與黎從吾同年

與曾元山

與萬兩溪吏部

與鳳岩公

與熊明軒太守

與王金泉侍御

奉王大廓先生

與艾西麓巡撫

答管平田中丞

與江雲石光祿

與姚元貞侍御

與南叔後吉士

與郭東野少宰

司成遺翰卷之三目錄

司成遺翰卷之三

左輔王維楨著

宗孫庭諫編

與羅仲山通政

自入南中歛歷半歲音塵未由達然念未嘗不之也  
南中山水佳麗果稱勝遊僕甚安之顧老親殊不樂  
此從行者亦皆思歸意頗戚促會家兄與表兄三人  
者至旦夕且扶老親及從行者俱西以順其欲慰其  
思既去則僕乃獨旅矣君子出而應世至離弃骨肉  
以徇仕宦之榮不數為人少選之間僕亦投疏去矣

僕顛毛種種漸成一翁人間萬事視如飄瓦苟幸乞  
身岩穴當令白髮却掃除也客懷絲琴卒卒不可具  
更欲傾寫來也

與艾西麓都憲

往在里中再枉翰教真愛可徵自入南中數思托致  
區區不得順毛然念未嘗一日不之東垣下也日來  
虜警少息恐故令吾怠而突出之也公東北長城其  
加念備矣夫復何言第時事紛異漕舟復不通齊秦  
之民並困于食秦中米價斗二錢此不可不軫憂也

鄉里衣冠居南中者絕少旅抱種種無從傾倒但瞻  
憶高明登臺神馳耳舊侍吏回京附申遠念若此猶  
不具十一也

與瞿師道殿講

三月中得足下遷轉消息夫詞林官累至講讀尊重  
矣今所異足下者唯績學博聞究識今昔之故異日  
者歷華要濟時艱當有聲稱不徒擁虛號也鄙人齒  
年與足下同然顧早衰今顛毛種種漸失故吾用是  
罷廢舊業淡視宇宙往年志狂膽蕩思欲唾手暨功



名今付之無何有矣枯木朽株能為用哉故欲足下  
勉之耳初鄙人入南中也固請老親與俱居五月餘  
老親不習其水土每食減一器形貌減削家人在侍  
者遞病遞興寢躑而不安鄙人甚苦之會從兄以壽  
老親至因輿老親而西諸在侍者皆從迄今獨鄙人  
一身在蓋閭寂甚矣鄙人自從宦來所如與老親偕  
乃今析而為兩如中情何然所以為者今冬方謀改  
先人兆居無何且疏請假歸畢我夙願不出半歲復  
得侍顏色故忍送老親往耳然每一念至未始不骨

驚心折也頃聞令堂老夫人尚在常熟足下可且緩  
思鄙人形跡單孑沉憂萬端胡寧不戀戀哉每見鳳  
竹徐公為道康吉為慰南中熱異甚向令老親不去  
在此何以堪之此區區私幸也

與敖慶坡司成

適見邸報以公為天下師甚符群望南中縉紳大夫  
之屬靡不呀然一口以為然也顧近世講學之士往  
往托跡于有道之門實以恣其無忌憚之為者今公  
負聲有道非一日矣而又在師位士以講學來者安

得拒之第猶須別蒼素耳僕楨自前月別老親于江  
上家人在侍者皆去乃茲塊處寂寥歸念時作非薄  
榮祿誠夙有先人之大事未終畢也頃之且當有請  
風便卒卒布私如此諸惟亮在幸甚

與尹洞山宮允

初僕入南中南中縉紳大夫之屬咸為僕稱南中壬  
子錄若是其美好也僕在塗時人有饋南中錄者從  
車上一讀之未得詳悉乃復索錄再三讀則變色嘆  
以為錄美好若是諸大夫言猶尚未具也即如策中

論兩都事甚辨則沉沉有至計隱忠焉彼淺鮮者安  
知乎又諸在錄者盡拔吳下名雋不遺一珠吳下人  
稱服僕往往聞之詞林以主試為榮舊矣如公事事  
震焯光燭江表者蓋未可數睹也江海羈孤鄉心時  
發第嫌于李下不敢言頃之且有請也公出入鳳池  
綽有佳致向滿篋囊中幸以惠教遠人也

奉王大廓先生

自楨入南中無幾何時即聞翁晉秩司寇都人或籍  
籍頌傳以為且當不寃焉楨得之甚喜然不值便抱

臆不得申久之奉有鼎翰來祇益重楨罪耳其後每見令器長公則問北去人有不長公輒辭以為無有遂蹉跎而抵于今尺書不至唯門下幸以亮區區也方今天下之患北絀于胡南困于倭若是者何也不直卒弱力纖亦將事之臣未也如翁既負宿望又諳兵謀誠使執事君子疏請于上授之節鉞于南則海波立澄于北則塞烽坐銷可也顧令理案牘論平反非其望矣楨居南中久與水土漸習獨老親以不習水土早歸家人在侍者皆從今惟一身在此耳自

度卒之安禪徒令母子相思苦耳少選且欲請告當  
更其所私也

與孫季泉少宰

鄙人楨蓋自去歲十一月至南中今春湖鴈將起擬  
附書報門下屬聞公使楚遂止然念固悠悠往也公  
令子二郎登第本乃茂才乃南中縉紳之論嘖嘖然  
以為天佑德門焉蓋嘆其盛也頃有傳者云公徒貳  
天官即柄不在握然得論辨人材嘿坐觀其成斯但  
可以脫是非非所以關賢路也鄙人度即異日靡所

建監故與知己言特深期之爾老親居南中不習水土又絀于愛女日夜思歸會從兄來因與而歸矣楨身跡孤孑既鮮兄弟之聯又乏糞土之息自宦遊且二十年老親未嘗不在行今老親年七十衰暮矣咨咨言倦游為人子至拂親志逐世俗之榮不得比為人居無何亦且請告馬寶念桑榆非薄圭組疏至幸公為遂之也南中川嶺佳麗每一臨眺輒有俯仰之慨獨不能賦一詩償之山靈或竊笑之也今來見者余子楨所舉士也因附書此若欲論辨人才則余子

者當首先論者也

與王序夫戶部

北客至南中得公所貽書戚戚之念不啻骨肉讀之惻然初僕抵南中甚不習其水土既久乃漸習焉乃老親一不習輒思歸去不肯斯須留遂與之西諸不習者悉遣之從其不習甚者又或溘亡抵今獨僕一身在耳旅懷甚惡日惟故山之思頃且遣使上書乞畢依劉之願乃聞邊關告急梁宋之郊每多白跖當斯之際百司皇皇咸釋去簿書講戈馬之略僕其可



言歸邪須其定乃圖之以遂吾志焉

與禮部王子

僕至南中南山山水以佳麗稱者數十區僕居且決  
歲不能歷一二焉可以觀羈人之况矣足下吳人也  
吳中遭倭夷之創特甚客自北來者云足下思吳而  
悲苦焉語曰代馬嘶風越禽戀枝亦各其志也方今  
天下多故足下瑰竒非常又生長閩閩之國習聞用  
兵制勝之算苟睹上計亟草奏行之庶以揀焚溺也  
僕且欲作歸人矣乃復喋喋言事若此以為群鳥共

林風雨鳴號矧固為王臣乎足下毋謂越俎也

與門人柳大行

使來言執事次江浦蓋逆旅之間乃猶沾戀區區至枉問訊此之為情深重矣鄙人顛毛種種頽然且暮卒之安所禪補計宜早自引避獲保平生語曰宦猶海也百險備焉乃自古記之矣執事吾鄙人之知己也故瀝腸道之豈可語他氏哉執事負節士之槩扶達人之識明日晉列諫垣典論議之司為國家定一是推邪慝彼其時鄙人雖守丘樊幸竊聞之有快

詞成選輯 卷之三  
心焉惟執事勉之而已世塗多岐蓬踪頻轉與二三  
君子相睽久矣念至輒為悽然其見諸君為言鄙人  
思慕甚也江介羈孤有懷未悉長江日夜客心共之  
古人之言曰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正此今日瞻  
望之衷也具有不珍之幣用備行李附使還報其貽  
吏侍三渠公與給諫薇田君書皆余之鄉中人可令  
使者分致之也

與林平泉太史

去年夏曾脩牘申悃并謝所以眷行子者甚厚比牘

至燕乃公以得請南矣牘留瞿子期達之公所抵今  
果得達之不也牘所具者大都明交道世情有今昔  
感慨之私焉如徹公覽可以知吾言所指矣僕今客  
南中半歲久矣從雲間士大夫知公在憂服中然不  
得挈舟往訊之如中曲何雲間人稱公居憂守禮甚  
謹僕不以為異乃其平生素節尺寸必矜矧茲大闕  
又安肯踰越哉初僕入南中也奉老親與偕乃老親  
不習其水土固思歸復輿而西因念老親年逼桑榆  
又僕獨子乃分而為兩昔人所謂魂往形留者也居

頃之且謀疏告退依華山畢菽水之願焉人有志適  
之則安強親所不便以逐世俗之榮與背親遠遊日  
作擦眉人斯謂之適志不乎斯懷以語他人將指為  
誕惟惠子知我故及之云具有書幣在別札見區區  
之忱并以訊令弟先生瞻望誠久未之能睹識也

與薛方山同年

使還得公書乃知既已登壇柄事一新號令矣僕未  
嘗遊上郡五原之地然知其為近塞光景頗牢落與  
內地殊第豪桀出世且欲立功絕域之外正不宜置

苦樂于此間也來示登歷十律種種見胸臆不厭繁  
多僕今著在壁間時倚几坐讀焉足當一遠游也往  
既許序公集矣雖季布無食言而陳搏顧其臥常一  
月不理紙筆坐此乃久閣適奉督命立當驅策畢役  
矣臥山中甚適柰何又令山人起乎節月向暑將無  
觸趨炎詣耶出處兩迷中曲如醉嗣當更布之也

與孫季泉少宰

往余進士過吳中附言申致區區當必至于左右茲  
而紹興韓推官使者過發書則推官奉其母至任並

不習其水土疏請改除固其情也不知于例得否韓  
推官書云老母年六十餘見存牙齒止得六箇所賴  
以養生在麥或菽粟而此地皆無則廢老母飲食矣  
遂乃侵尋病羸形貌減損家人無小大皆病相次呻  
吟日夜不休詢以此愁痛於邑精神因之弗振雖強  
力臨政然非其志也僕觀其詞苦其情真且有契于  
余中為悽悽者久之推官僕門人也因請說于公公  
貳銓曹當樞要能令推官果其願故誠使回遠其道  
過吳中言私耳日前海寇橫甚吳越大縣半遭殘傷

既犯餘姚乃禍中于一家何也西北之人不堪南中  
蒸暑纔一握筆揮汗滿把有懷不盡吐居無何有人  
來請告為披寫之焉

答毛小江太守

初僕既濫詞曹即知大倉有三江毛翁者故大宗伯  
剛正不詭人也實恒竊慕之以為生不幸不及睹其  
人得睹其文可矣頃入南中偶與足下會其風神矩  
度一脫近世緣飾之態私甚敬之問之則故大宗伯  
三江翁孫也語曰是父是子僕亦曰是祖是孫矣已



言月 卷二 三  
即惠三江翁集厥詞甚雅俄而檄至以足下守柳州  
遂乃別去柳州誠險遠然甚宜賢者之治所謂君子  
居之何陋之有也足下里中士以贈言屬僕僕業已  
受令而不立就者有由也頃之且就矣豈有食言漢  
季子哉使者持足下翰貺來具悉眷懷且藏之頃日  
以復焉使言大倉兵燹特甚僕為震痛者久之大倉  
大家盡避難姑蘇城中若是則弃大倉矣執事君子  
竟聽之弃乎亦將謀與驅逐安定之也僕守在筆札  
不當言他事以足下大倉人故及之耳使者取報殊

遽卒卒附謝如此誠未之具也

答門人余進士

今別來三歲矣鄙人髮種種變矣童年謬不自量思  
為踔厲古今之事探穴藏山之指到于今悉罷之非  
志弗振蓋神氣聰明違我去也益之親老影孤既鮮  
兄弟之聯又乏糞土之息百憂沓集夙志遂移且又  
有憂生之嗟焉今雖著跡詞苑第野鳥栖風枝耳頃  
之且翔去執事况我以作者謂其上薄古雅近變時  
習是望甃人捷走跛驢千里也安有哉安有哉吳越

壤地相接又帆檣能通即若執事之京能取道江左當為舟中之晤杼夙昔之懷不爾不能伸也執事負器卓犖非衆庸人繼自今奮往即萬里何有焉語曰黃鵠薄天斥鷃伏籬亦各信所賦也使者荷擔取報會鄙人坐他奪不得輒為答乃強留一日予之春來旅抱凌亂傾寫不可具得面乃歷歷也

答門人郭主事

乃者水部丁君至遣使來歸執事書幣他日見丁君則又傳執事所眷眷于不穀者甚勤而期冀瞻注于

不穀者甚鉅不穀安可當此念也竊嘗自量推魯之  
性與世寡諧則技之山林為宜乃今驅馳于畏塗之  
間仰視嶮巖俯臨谿壑且未知所稅駕今不穀執策  
守孤邨曹署既閒骨肉盡遠晝日假寐纔一交睫便  
栩栩到家山可以見旅况矣執事茂年而負遠志不  
肯墮躬于靡靡之俗即萬里何有哉惟保持自玉彌  
增令聞懷恨

答汪春谷中丞

鄙人楨蓋今仲冬始入留都留都縉紳之屬諸嘗與

翁遊者咸咨咨為稱不平以為有賢若此尚猶橫罹  
唇吻世塗誠嶮巖我居無何翁翰札即至于前讀其  
詞直虛舟世故小兒造物視淹速騰抑澹若浮烟昔  
潘岳傷官序蹇澁自引為拙翁蓋是矣彼巧宦者何  
多也已又讀登味諸什率慷慨悲歌有嘆世憂時之  
抱不獨其詞之工也鄙人既號稱詞苑浹歲以來痛  
戎馬至郊之事乃悟筆硯無裨遂弃去不理而又不  
能請纓枕戈博一捷之勲語云器再徙則壞業再徙  
則荒鄙人之謂矣翁家兄弟皆楚材楚人重之亦或

忌之此七峰翁所以返初服也獨令嗣茂才不與計  
借可為扼腕閩中錄多好詞不知作者為誰然以翁  
之惠得讀甚慰發春湖鴈北起南音益阻聞悵悵悵  
悵

與黎從吾同年

自得為同年客蓋二十春秋矣乃今遂轉而集在南  
中者才六七人耳中間離合之踪與浮沉之况苟言  
之令人惻然此惟有道者能任之耳僕居南中久計  
得奉教論歲不過三五亦踈矣今僕既渡江已復作

各涯人矣會面何時黯爾魂銷非飾言也方僕發南  
中而且欲渡江也辱公眷眷之誼至遠涉郊關而祖  
之江濱人生世間去住皆客此僕聽驟歌而增悽望  
行雲而興喟者也僕行次淮北而後者告旋因申謝  
私若此炎路如焚去念如矢兩不相便柰何恐公念  
逮僕附白之

與曾元山

頻年不晤甫得一奉顏色而輒復離之情其柰何今  
公行臺居在湖山兩勝之間僕每一造公未嘗不徘徊

徊顧望沾戀悠悠也嘗私與稗川公約欲持一斛酒  
伺公有間則造而賞之且以博片語之教焉今僕既  
渡江前語竟成虛盟矣人間萬事每不如願即一訪  
友弔勝猶然也矧其他乎行子發南中時辱公軫念  
夙昔再臨為別此殆古人執手之義也僕誠甚感焉  
卒有送僕過淮而遣之還者因附謝私若此江雲回  
首冉冉神馳

與萬兩溪南吏部

自僕居南中且二歲矣此二歲中往來奉公之教蓋



不可勝記總之半涉文詞半涉世故與俗所謂酒席  
徵逐遞相誇詡以養交延譽者不類也今僕既渡江  
與公成各涯人矣海內知己屈指可較而汎汎流萍  
之踪又未不知所定此僕所為望南雲而踟躕者也僕  
受性愚戇而又復簾中少蓄也度卒之於世安禪頃  
之又重之以私憂焉茲往且欲圖引却之計矣唯所  
冀望足下者非眇小也誠謂足下持重舉事輒有効  
此可以當大任耳毋讓行次淮北炎威益灼灼不能  
稱行子意指計程再半月始得抵關中既抵關中期

逃跡岩洞且欲畢文字之役脫稿輒覓便致之矣卒  
至淮北回南中附具夙積若此江天悠悠見面末由  
唯勉惜景光彌增令德悵悵

與鳳岩公

自僕得奉光儀讀雄篇則私有洒然之懷焉世以文  
詞為無用之長者非通人語也僕關西鄙儒上之不  
能通先王之論下之不能撰一家之言獨以命坐文  
昌濫竽詞曹耳乃足下顧推引大重者何也今僕既  
渡江即為路中子矣然多與故人遇不得少息斯須

畢文字之役及行次淮北乃始留半餉為之且其詞  
構于逆旅成于草卒猶之嫫母本陋又值促粧益增  
其媿也唯足下有以教之耳今從淮北望江南固渺  
渺絕矣握手何日瞻疇惘然僕茲往且將有終焉之  
計老親頽年誠不樂遠遊也足下且北上客有問僕  
行藏者為道區區之况如此云秋風若至幸早戒舟  
車毋淹

與熊明軒太守

頃者僕過濠梁也其時蓋絕甚暑苦矣乃足下不遠

數十里馳而觴僕于濠梁之上觸炎犯夜從者皆喘  
喙倦頓矣而竟弗之顧僕何以得此于公也及既渡  
淮歷諸村市行采風謠則靡不頌鳳陽公之德者以  
為往年中原盜起時淮以北正嬰其鋒刃而又值河  
水沒田民食半菽其能安業者無幾耳向微鳳陽公  
至淮以北亦赤矣僕以此故仰公愈益甚方泉趙君  
稱公恭謹周慎此固狀其為人耳未盡其大都也趙  
君之使者送僕至極境而還因書申謝并具道中攬  
采之私若此僕平生不善為佞舌諒不以譽我者為

誣我者也

與王金泉侍御

蜀使至猥承鼎翰廼公猶以宿昔之故念遠鄙人古  
所謂已富麻紵不棄菅蒯此殆似之矣今公雖去關  
中而入劔閣然關中之民思之如失秦鏡固以為洞  
見幽潛枉直未嘗淸也乃今詢之蜀使蜀中人復目  
公為照膽鏡嚴憚之夫車轍所歷輒獲令譽若此誠  
非可以聲音笑貌為也于其中有實德焉鄙人蓋絕  
甚敬之焉鄙人西土所生不諳南中水土居今二歲

強半在病中少選之頃且欲謁謝歸矣竟得如意則  
岩林長畢矣及公瓜代而過華下鄙人當持山釀一  
斛于嶽館待之且呼故時父老令望見顏色慰所思  
也曆書既已拜惠使歸附此言謝并道區區如此云

奉王大廓先生

去歲辱惠報音並及厚幣楨既已感之而藏之矣凡  
翁所勸諭楨者咸父子之至情骨肉之真誼楨誠願  
蒙猶能解此顧所為切切思歸者坐老親就衰而楨  
乃獨子獨子在外老親在家析之為兩望三千里家

書率半歲一通以今所履即古之宥子俠客輕土好  
游者間一念之且悽然涕下而况于儒生流也楨幾  
欲上疏陳私忽又止固以為時俗重北而輕南此人  
情大都也疏若至或將坐楨有向火之志直用是嘗  
之耳今且強抑中心之戀脉脉塊處聊觀後事苟令  
得渡江東西岐路隨所向往誰又其拘束也惟吾師  
照察之耳南中號稱閒曹然顧多人事竟日在擾擾  
間以故令器先生殊缺展待幸身親見之當能亮也

與艾西麓巡撫

前有司錄公摧虜之功至晉秩三品矣已而復略其  
無可柰何之勢而責之以萬不能堪之情仕宦至此  
誠可拊心一痛吾鄉以仗鉞事外者凡數人今太華  
君已驛歸作神仙中人矣彼趙子者壯年盛氣難以  
効時有司奏以且遵養徐俟徵辟宜哉宜哉吾兄身  
繫天下之望以故有司論奏不肯解縛幸勉圖策勲  
焉塞北江南相望邈絕適安福王公子將適燕道真  
定因附此申慰焉若問羈人旅情則大江之水不足  
比其長也



答管平田中丞

關中使來遺楨以翁之手刺乃因訊翁近履具悉其  
康強狀甚慰已而謝與槐氏至輒復道康強如其昔  
時與前語不異顧獨恨胫篋之盜盜所怡老之金數  
百兩去今捕得之不也語曰善管善藏黠賈最良由  
是言之則翁平生之槩由此益彰又何戚焉往受命  
序集久矣然稽而不畢役者坐北客不便南土時在  
愁病中鄉思放懷盤礴如結安能効情筆硯間哉頃  
之且圖請告退依華山作終焉之計誠念老親不任

遠游得侍家園供菽水優游至百年足矣富塗悠邈  
行者難極且其中有嶮巇百折不翔視而直趨鮮不  
仆焉自期若欲効後固須歸華下日能之彼其時胸  
鮮俗礙物得縣解乃可說詩附匡鼎之末塵也使告  
去甚劇不肯斯須留卒卒布悃若此間見西陂老先  
生石谷老先生為道惓惓嗣當嵩書問之也

與江雲石光祿

自公遷光祿業一歲過矣乃僕不以書赴賀者非忘  
之也坐羈人多思日日望鄉以故人事都絕貽問不

到耳適奉嘉問念離存昔纍纍數百言是益之愧而重我咎也則何為鮮焉亦賴公肯亮區區耳往公守職方一切戰守之宜悉經決發然由其策卒以保境無事此之為功時輦鮮儼至遷秩止若此乃取恒調居茂才耳非超歷有赫也何以勵投軀之士哉僕私竊嘆焉頃聞人有上疏論薦將材者滿十人乃遺足下而不錄何也語曰澤居知漁山居知獵各因其所諳也足下守職方久其諸夷情戎畧叩之桴答取之囊解即令授鉞登壇指揮諸將直頃刻出萬計耳乃

顧抑而不贊焉於公家謂何老子曰世知我者稀夫  
知己之難蓋自古傷之矣僕關西之鄙儒也自結髮  
時誦說先王希心古昔抵于今顛毛種種矣尚猶夫  
故吾蔑有咫尺之効斯湏之譽每見客談烈士之踪  
輒脉脉動心脾焉誠愧之也枯木朽株度卒之難任  
則歸念劇興炎炎不可制有頃且欲請告去矣執手  
何時瞻望淒其

與姚元貞侍御

往于江館別時曾期以鄙詞相贈抵今尚稽焉旅抱

可知矣居無何且欲遣使請告以鄙詞俱往僕與足下訂十年之交不為新矣而足下按關中之政僕又祇識其大槩斯文非僕撰之而誰也自僕既送老親歸恒鬱鬱不樂積至今日遂成沉痾之憂今兩耳不祇聽五步之言左體麻木搔之不覺痛痒此疾作業已三月矣然宦子重祿輕生猶復彊有疾以為無疾逐逐於衣冠之列所以然者非真不知止也誠慮聞之老親重傷其離抱以故佯示之若無耳然久之且為大害既已書石一二親屬來若朝至即夕遣之往

令懷疏請告也足下察僕非設必信其無他腸若見  
昔游諸君為道病客之狀如此方今馳驚荼塗之列  
孰非聰明彊人者豈有蒙憐枯瘁之夫得玷其行列  
邪僕所以堅決思罷而不疑者亦自度審也濯溪間  
公過金陵不肯半日留倉卒附悃不盡委曲

與南叔後吉士

再書申訊南北道阻不得報音恐恐然唯太夫人納  
壙之期是念適奉翰諭擬以三月六日舉大事焉蓋  
乘三陽旺氣掩羨門固堪與家所謂藏聚之說也甚

宜顧僕羈在江表不獲預締謳之末則誠甚歎焉得  
翰諭既七日乃即遣使治裝齋文及香帛行戒令先  
葬期半月抵吾家傳令守家僮辦祭物偕令來使請  
僕之兄弟輩共之渭南莫焉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  
祭此僕今日脉脉之私也鄙人居南中久無日不思  
歸古云大江流日夜客心殊未央謂我耳去年幾圖  
上書請告欲發輒止蓋其時僕同年諸在翰林者悉  
從遷轉而僕乃請告懼人以我為志啜汁直用是嘗  
之耳頃之則無嫌將尋前計畢夙昔之願焉度僕歸

路猶當歷商洛藍田折而入渭再轉而之華下會面  
有期他不具述也

與郭東野少宰

不奉光儀數易伏臘懷望如何前僕上書陳情蓋吐  
出肺腑矣雲霄知己宜莫如公者當能信之顧復寢  
而不行僕以疏既不行法當戒車以往不謂治行未  
畢而痰火偶作因而成怔忡之疾于今醫藥在側伏  
體枕席之間不能出門戶任驅馳也乃復解裝罷行  
焉僕念既會病阻而日月不留期會愈失於法不便



伏冀門下軫懷宿好令僕不及于罪肯一開口于冲  
翁老先生前得賜題覆俾病夫出處之迹斤斤明白  
則菽水之願既諧而山澤之癯亦矜矜就健矣此其  
為德當與解縛授箴者同也感佩寧有窮哉僕平日  
善飯今每食不盡一器手足悉覺荏苒無力不能徧  
候諸故人矣見筠泉翁洞山翁泉南翁三館兄道此  
惓惓不盡瞻依之切

司成遺翰卷之四目錄

答盧書庵方伯

與趙大洲光祿

與敖夢坡同年

與潘水簾太史

與辛復齋京兆

與張南溪侍郎

與張太谷同年

與嚴虛川憲使

與姜蒙泉

與閻濯溪侍御

與鄒一山巡撫

與吳自湖

與吳兩池先生

與王柱峰給諫

與陳子貞

與王臣汝曹郎

與廣信傅太守

與趙尋齋同年

與王麓泉先生

與趙尋齋同年

與王柱峰給事

與江雲石司馬

與奎任齋南吏部

與瞿景湖殿讀

與徐東園

與錢景山南吏部

與東南峰孝廉

小東附

與孫伯泉

與孫季泉 二

與東南峰 二

司成遺翰卷之四目錄

司成遺翰卷之四

左輔王維楨著

宗孫處諫編

答盧書庵方伯

謏陋如楨世人殆共弃之矣翁尚猶沾戀蓋昵于鄉  
土之私譬之楚人嗜鯖不覺其腥也僕既匿影蘿薜  
之間不謂世網羈人誰能一割而決乃復抗顏出谷  
馳驅于風塵之途時時捫心自量卒之安補則亦旋  
還初服而已今僕坐歎蒸之疾淹于逆旅期以後三  
日入內其時得勉造奉教且以傾倒肺肝也

與趙大洲光祿

僕抵京可二十日所而礪峰公至其時竊有聞欲以僕任八月事者乃遂下榷謝客不敢與礪峰公會既竣事乃始見礪峰公因悉足下動靜甚以為慰世故浮雲蒼素隨目輒變此知道君子所為泊然者也今以光祿待公者亦稱非據然比之司屬體貌少殊神龍在泥淖苟徙之川澤其鱗甲且舒舒弗困耳即不必滄海可也僕伏在山坳間快足矣檄書相牽又復驅車出谷與青雲之士相翱翔焉人有口不能自信

其言有心不能自守其盟又柰何責世人之信吾乎  
愧慚愧慚倭夷之患未熄江南創殘甚矣有公在彼  
當必惻然思為振旅之術批擣之略區區所為日夜  
軫懷抱者獨此故也甫出棘闈即入塵溷中竟日勞  
勞無休已時百年光景率從荒迷中過矣嘆息嘆息  
與教夔坡同年

今者鄙人楨南徙蓋非意望中事故恒有惕然之懷  
意公入內與諸君晤當悉其故楨可略弗論也徃公  
之南也楨以為遷官尋常耳籍之歸鄉則甚樂楨今



言所遺事一  
抵華下誠適志快欲至言遷官則汗下滢滢流及踵也二十年来湖海之交甚衆若公視楨何啻兄弟乃今南北途殊去來跡背藥言不至于耳則愆咎且及于躬獨柰何不戀戀哉發京時云公尚滯鄉國未起今其時必北矣南中蒸暑茲往適當其威怯而不敢戒僕夫將復遲遲念今秋比士故事開榜日二主考當過翰林問東道主計且忍暑去而老親在行不任炎燠以此徘徊淹頓未有所決幸公一言教之如何年伯母老夫人奉而北來不謹問之

與潘水簾太史

二十年来僕所交游海内之士不可勝數若公者固  
千人之俊萬人之豪也盖非獨論才竟相遇未嘗見  
其有疾顏遽詞而奉躬循執不啻處于此豈近世能  
數觀哉僕愚戇植性不能周容乃公時時惠顧且萬  
恒情于其中誠有合邪何憊憊若此也僕今者南徙  
本以諸公推引之故自省未有當者而公贈別之篇  
乃失口獎重令觀者惑之以為真有証石為玉若遇  
周容毋將貽寶者耻哉既月餘始達敝廬日下怯暑

不能炙轂便南苟望見秋風即先鴻鴈往矣才一臨  
草揮汗滿把傾寫未可盡竦至南中更布之

與辛復齋京兆

鄙人與足下昔同計偕乃後睽絕不相聞者久之頃  
緣足下入領京兆復脩舊好數枉過訊蓋生同土氣  
同感故離則二之合斯一之也發京時足下所眷眷  
于僕者愈益累重誠知念存夙昔不計行子能當與  
不如私懷皇天何竊惟足下具惇大之器攜剗劇之  
才固宜置之近司列之省署乃償所負今官殊不相

當僕以為谷蘭枉芴庭樹稱嘉何者遠與近異也曩  
足下伏在山縣見知甚難茲而朝夕乎執事君子矣  
何慮乎不振拔也一別天涯曷勝瞻望所欲言者又  
非徒此也

與張南溪翁侍郎

周生至具審翁年雖甚高而筋力風神顧益強盛即  
壯夫弗逮此盖造物乘除以為既位不滿德故加之  
筭以相酬耳獨唯公子不永使翁抱殞珠之痛楨為  
之惻然而周生復言翁近歲產有二子甚竒異此又

造物乘除以相償也。令孫俊才竟當世弓裘目前厄  
會未可定屈伸也。楨今年四十餘且冉冉就頽暮矣  
猶尚未有息乃茲越在江介離背老親每念一至輒  
欲飛去非謾語也。頃月以來江海多警翁家距海瀕  
董董百里而近當必有枕戈之戚當此之會假令有  
若翁者杖鉞典軍事庸詎令躄躄若是耶。今宇內豪  
傑壯者空衰衰者空老白日易下逝水不還將柰之  
何。周生歸大興倉卒具書并以不珍之幣往聊展起  
居焉。節序向寒惟厚衣裘慎朝夕引年逾百以副區

區之念至愾至愾

與張太谷同年

日者永康周生至金陵能言公治郡風采以為明燭  
幽隱威懾豪暴即旁郡猶畏之僕聞之喜甚丈夫生  
而應世大用則大施小用則小施此龍蛇之德聖人  
之學也風雷若會胡愁鱗角不九天哉往僕去京未  
幾何時乃公即徙官河南尋復有金華之役世故風  
蓬造物小兒誰能測其故哉君子委命絕悃念之懷  
莊生所以喻虛舟靈均因之悟醉醒則五內不為摧

萬里不足致也公挾蓋代之能負匡濟之略竟當蹕  
厲効時用答群望僕度卒之靡有立不去安須乎聞  
之古昔金華山中隱有仙人甚衆公乘間可一求之  
苟得其術產異兒即無羨身歷三公也僕久不作猗  
蘭夢矣斯念固且罷之亦或其命爾也積抱如海傾  
瀉不可盡嗣當更具焉

與殷虛川憲使

去冬僕既至南中無幾何時而公即移守南陽矣南  
陽路雖通秦然驛使不由故書不得達南中風土非

北客所便初侍僕之南中者居半歲輒病悉遣之歸  
吳越壤界僕既不能其吳公固北客又何以能越也  
語曰毋強人所不能越中風土恐公亦不便第強之  
耳越人稱公嚴察若神明奸人健訟私謀于室者累  
日月及造堂下乃公出片言破之于今獄無滯囚案  
無留牘死者其死念咎伏辜未嘗出一怨語僕聞之  
以為此東阿末節耳誠令執事君子肯引而置之內  
地授之銓衡要當必抑貪濁鋤佞諛挽靡靡之俗而  
還之古焉越客聽者咸以為然僕齒髮漸暮矣竟托



跡于筆硯蠹魚之間不能為公家効鉛刀之用立須  
更之名恒脉脉思引去非不能其風土又非薄南中  
散僻誠度卒之非囊中錐也越使便附訊起居并具  
悃懣如此開歲湖鴈北還思欲俱起未卜得遂所圖  
不也

與姜蒙泉

近見邨報傳撫院疏公改職欲留鎮浙西竟不果夫  
不果者何也建官不惟其宜任事不惟其能徒筭資  
級校歲月以魚貫待寵之法叙有位者胡患之能平

胡功之能立也思質王君諸所舉動稍能當鄙人意然猶怪其左右顧不一念往也今平寇者譬之刺虎虎苟得斃未有不傷指者也既望勲名又防彈射安得乎聞公與王君偕出入可持是語白之王君知鄙人無他腸不以為罪

與閻濯溪侍御

私計公得代當逼歲除故且稽走候乃公顧始書見懷豈以為海內知己積鄙人亦固其一邪公按應天董一歲而振刷補塞皆百年以來所未理者此非獨

僕私口効佞也蓋人人道之矣嘗與樸山任太守語  
將欲攬采風謠會粹群蹟理之而為文以贈公別尚  
猶未能有頃當致之也送曆舍人云使車若發或待  
開歲審司則部中百姓又藉庇數月之福矣僕惟豪  
傑當世貴有拔群之能遺俗之累若襲故常狗喜怒  
以保爵位則得矣謂之持斧使者未也願公勿以介  
于中隳百年萬里之氣二府事宜既就刻幸冀惠教  
僕正欲救之也

與鄒一山

往僕過南陽南陽王推官以公之令為設醴甚厚當  
其時公去南陽已數日而僕始至度使使追謝不及  
罷之已而至許州遇三石君出所為贈公入楚之文  
視僕由是始獲睹公之素而盡識其大因念昔寓京  
舍徒持謁往來脩容容之交而未嘗究事實論情愫  
僕乃今拊膺恨之矣僕至南中既半歲而公復遷大  
梁大梁孔道書易通乃僕久之不以一言抵左右者  
非敢有怠忘也誠乃北客游南中甚不習其水土居  
常鬱鬱不病而病病之非病以故掃軌下楫人事都

絕鳥雀行案筆硯塵積寸餘弗理此書所以不至也  
比歲既將暮南中蒸溽始銷賤體亦稍稍向平乃復  
理舊業移坐就案洗筆硯漬垢因問訊故人貽懷遠  
道會大梁使來于其還以書附焉居有頃且上書請  
告計返初服畢菽水之歡即若取道大梁當與公為  
汴館之晤期越宿之講不則徒慕焉矣

與吳自湖

得所遺書而僕再三讀則皆披胸臆道情慄亡有一  
飾語獨所推予僕者顧多溢情之譽不任之能聞其

言誠汗出淫淫下馬而及于踵也往僕少壯時嘗自  
以為拜一官必効一事不肯但已即不能立事且將  
奮距而馳翰墨之塗以窺作者之門斯兩者其素所  
期注也逮今晚暮矣精力日疲蕭振之弗能前度至  
竟兩不可就遂並取棄之語曰舍兔追狐狐走而逋  
言俱失之也則僕乃似之矣南中風土非北客所便  
有頃且欲謁請去矣苟幸得請當擊舟道維揚之界  
奉先儀聆嘉論慰夙昔之志焉

與吳兩池先生

初楨至南都則輒問太湖遠近將因太湖人問先生而太湖人宦南都者絕少第聞太湖距安慶可百里僻在郡一隅不當孔道楨念即致書不得往且以須便圖之今郡博錢生者嘗一入南都絕不言安慶城中士夫比茲再入相見楨乃嘆士夫歸田者之難守土官善虐柰何錢生乃言今安慶城中吳太守者顧為守土官所禮此固惟其人不專坐有司罪也楨聞之大驚詢其氏號則乃吾先生也當此之時楨汗淫淫下劇于灌注心悸骨銷徙倚而不寧私以為問錢

生晚自令今日及于罪安為之辭然古人有言我跡  
誠遠我心誠邇能亮之乎先生本太湖人今居安慶  
城中幾何歲矣往於獲嘉奉先生教至移日乃不言  
其居安慶何也自獲嘉別來歷十五春秋矣其後先  
生再遷轉徒以尺書通意圖覲末由從南都望安慶  
非遠然法不得往益令愆尤累重末之解脫耳具有  
不珍之幣在別札明省候之私焉今安慶士夫在南  
都者唯有錢叅軍繼自今楨念一動則托叅軍致之  
矣



與王柱峰給諫

去歲十月中南宗伯王公之使者至南中云其主人  
即且欲北上因附書儀申區區之忱不識能達之乎  
不也書言足下拜父郎列近侍之司以賢者居此甚  
足明公道持是非非僕以通家故相獎重固人人稱  
之也書得達與不幸以示僕頃見邸傳以足下使西  
土西土乃故時少年游習知其邊事而又奉有家大  
人方略弓劍在茲行必當衆望為國家振紀綱顧江  
表羈孤不得持壺漿追隨里父老勞慰從者恨之恨

之往受令為文至于今始上之據形若涉逗遛第觀  
篇中所具真有先日不敢道者坐而須時故淹而抵  
今茲耳又謂鳳翁老師文章宗伯能諳操筆者之苦  
所貴言而中不罪言之晚也僕背親遠游瞻望西雲  
懊不羽翼去今聞足下擁傳道出洛下展省覲之儀  
鄙情益復忽忽動矣居有頃必圖決樊籠脫絳鎖奮  
距竦身一朝而依華下供菽水之歡畢百年之願焉  
非飾言也迨使車還時猶當及挽綏投轄博半日之  
娛人生會合不可常又難豫期聊此申之耳足下從

內出不敢問內事方今燕趙齊梁之間皆大饑盜賊折而復萌計且安出僕即欲作山中人矣乃復謀是誠誕固念時事劬勩則安枕靡由願足下察愚悃異日者乃信山人之慮非過也

與陳子貞

不奉光儀再易伏臘懷戀豈可言世事人情不啻江河以公所遭如此蓋可憤惜流聞高卧涇濱遠跡城府了與人事不蒙此幽貞之節谷口之風古人所貴也功名之際進退浮沉四者所必有執事落羽九霄

更下重淵議者皆知非罪皆為咄嗟海沙若變珍寶  
自出不因知已為此佞說也頃來時變駭異身依詞  
垣如棲危木竊嘗興獨徃之志乃屈之五斗狗養持  
愚徒增汗慄爾于以禪時華國樹尺寸之名微毛髮  
之釅楨非其人也疇昔朋侶漸逐萍梗矣稱引追憶  
有涕盈襟西風若便幸附消息

與王臣汝

別後即會 國家新置二相舊相又進位上相館閣  
故事咸有謁有賀隨例奔走連數日不休既又見逮

罪諸寮不能自理楨又軫狐兔之悲敬公之命恒存  
胃臆然形勞于外神搖于中不能一就筆硯即文不  
工張廣之不諳此意將主人命日夜繞我屋不去每  
出見輒伏地拜乞扶之不起復請告楊侍御侍御再  
臨我屋為廣之言侍御雖知予非怠忽然念公之托  
趣使早成楨于是強脫凡累日夜構思經四日始搦  
筆卒稿會劉上舍又三至迫速乃出稿視上舍隨玩  
弄以示廣之廣之喜躍謂頃刻即飛逝楨為文甚艱  
澁每稿成必抹撤累日乃定要在盡力不苟耳矣廣

之求愈急乃頗施刪竄旋錄紙上付與反命然其中書不合法序不按體繁簡先後緩急頭尾多所不理也凡誌垂久遠必信始傳詞有不當實者便更訂無嫌形迹大事舉有信期幸求相示天寒卧起苦塊望以千金自視不盡惓惓

與傅廣信傅太守

南征時楨且有春闈之役循例遠嫌不得出祖謁別又不能迅筆成章以將群公贈軒之意此罪負何可鮮哉使至奉手教不一及文章事益深恐愧今不自

量勉効論述畧記首末不欲護醜令群公之初意終  
泯乃載之軸焉夫贈公之言甚易為又甚難為所謂  
易者真美實善不假緣飾博言不厭多約言不厭少  
故曰易也所謂難者貌山水者不盡其高深圖駉駉  
者不盡其騰躍何者不可盡也今所序者見一二于  
什伯耳其弘懿逖造亦不可著也故曰難也蕪章經  
四五日始就使者趣急即以與歸不足以增光埤休  
秣以暴醜媒笑為知己羞耳自春到今時變駭人竊  
興謝去之念顧屈之五斗不自決絕所謂碌碌因人

者也書不盡意唯多瞻思

與趙尋齋同年

前承惠關文所遣迎老親者得此即飛馳西矣不謂所遣者去未幾何而家書至老親偶感風濕左臂不仁此九月末所得疾也僕得書驚迷不知所裁乃于前月二十四日即上疏乞歸去矣方今結束直待報耳假令神祇福祐令老親復如初則自七十距百年特三十春秋耳未幾何時僕將扶筇杖侍朝夕白首家園足矣青雲翺翔專望足下遂扶擗也僕私揣征



期當在上旬末僕欲棄行李後二三健奴先行期在十一二日摩老親之臂焉顧諸奴皆小弱不堪托行李願足下選遣力士三四人護行李至真定當更請地主求代者令力士還不識于法得不也旅抱適不平重以斯憂神爽飛越報述不次唯亮在

與王蘆泉先生

在昔壬子之冬晉使有賈鄉錄至南京者今志其姓名曾附書幣申候能達之不也居無何楨乃歸關中栖在少華山下與人事絕遂不復能訊起居展殷勤

矣然時時思慕之顧客有訪楨于山下者因頗聞吾師保釐之畧匡攘之槩楨輒望北風下拜焉以為

國家養士之日雖久得士雖衆然誠賴其力者甚稀微落落也楨觀世撫已度卒之安禔哉以故依栖山下誓白首終矣鷦鷯一枝竟亦各遂所圖而已公子先生來楨出棘闈始知之然僅一再會輒別因具中私白之左右焉明所為欵誠不嗣者實得罪然非敢踈怠也唯財察矜而恕之幸甚幸甚楨孱劣絕尤本不講于文章之事乃令之受役弄筆硯與文士爭妍

所謂嫫母傅粉隣姬掩口者也愧之愧之

與趙尋齋同年

僕居山中一歲但日事逍遙游耳未嘗理筆硯也乃驅之受役而校士焉安可任乎錄雖就亦莽莽告成事耳其策問所及率信手披寫多犯時忌言者猶如此之難况任事君子哉嘆息嘆息山人植性愚戇不能效妍媸態忤俗甚矣竟必旋反初服可也關中錄尚未至至即覓便致之有懷如海末由面陳悵然悵

然

與王柱峰給諫

頃者僕過洛陽時足下尚役在上黨未還也及度河  
次覃懷而懷州太守云足下且至僕乃留半日期一  
面之晤焉久之不至乃去僕居山中一歲餘既已成  
麋鹿之性矣乃今翱翔霄漢與鷓鷯共侶殊愧其弗  
似也深岩豐草終有野心耳私計足下當以歲杪還  
省中湖海知己漸覺牢落懷抱莫可以披露語者甚  
苦之所願夙戒駕人早登天路鄙人固日夜眈眈望  
之也

與江雲石司馬

發京時甚匆遽草卒不得取斯須之間請所為南園者云何乃足下顧重施贈問萬之恒情鄙人自省無當也始鄙人得遷也本擬輒趣赴坐老親念家引車之西何悟途次頓留甚與意忤語曰行行多苦辛客子常畏人徃徒誦之今躬嘗之矣日下憚暑不敢戒僕夫且淹吾土竢秋風至即先鴻鴈往矣僕又以行子快涼秋甚便如胡馬候邊何然幸有公在中調度徵發先期而具或可令勿犯也鄙人守在文墨今又

徙之樂土矣念未嘗不塞下慮也

與塗任齋南吏部

自僕居南中且二歲矣雖僕造過不甚數然公之性  
度淵涵足以鎮躁而化鄙僕私竊慕嚮之間一晤則  
輒累日戀不能休誠愧其弗及也今僕既渡江與公  
成各涯人矣萍梗世路後會焉圖悵悵悵四月中  
與諸君約共召僕于鳳臺之上其時僕感李白流落  
之故跡有愴然之懷焉期與諸君共賦之已而諸篇  
輒纍纍咸集矣而僕屬草藁未定會有家報前藁不

能復理罷之至今以為歎焉。須僕抵家情事稍稍定，猶欲理前藁致之也。勝游佳侶，寧可亡紀述哉。方僕發南中時，蓋絕甚暑，乃公不憚觸熱而祖之郊關，此非有冥契真授者，不能眷眷若是也。僕感之最甚，卒送僕至淮，北還南中，附言申謝，并具未畢之况，如此云。炎塗如灼，行子不能前，柰何。恐公欲知僕所屈，又此白之耳。

與瞿昇湖殿讀

今僕既渡江而徑歸關中矣。天路自今朝欲與之斷。

矣所以然者今三月中長女生十三歲而夫老親為失愛孫悲苦特甚一月中再遣僮促僕歸誠之曰兒棄官來慰我不可乎僕得報則遂乃治裝且欲掛冠去而會有移官之檄至此甚便歸計於是遂行夫宦海渺茫窮之未有涯矣引身而就山樊顧甚安穩何不可哉乃者鳳竹君語僕云足下亦且有茂陵之思僕念既歸關中距吳下遑遠音訊不易通行次淮北草卒布私若此亦所以為別也公子三數人意日益長茂即此可以樂朝夕矣柰區區何乎言之悽然



與徐東園

自僕入南中得遨遊于東西二園之間私以為園翁  
多才其治事瑰奇若此而園翁禮士顧甚恭士大夫  
恒樂與之游則公子者即古所稱魏公子無忌者不  
能抗也假令公子壯歲時得佩符從事一効其能其  
勛業不可勝道矣乃令其空老白首懷奇而竟未之  
見豈非數哉頃僕壽翁文其中略具斯指誠有所感  
慨非私而已也僕今行次淮北望江南悠邈矣萍梗  
世路後會焉圖嘆惋嘆惋從吏還南中附此申謝殊

不盡十一也

與錢景山南吏部

自僕居南中久矣然月再過公每過未嘗不移日也此非以曹務清省而尚遨遊也念每往必有請益令僕發憤然之思及神情既洽又忘其身之在羈旅也今僕一渡江即成各涯人矣江上行雲人間宦跡均之無定物也執手何時感慨拂膺非飾言矣方僕發南中而且欲渡江也乃公不重車駕不憚炎暑至遠涉郊關而祖之江濱此其於眷離之念深矣及既渡

江幾圖作書明報謝之私然歷數處一莫可頌轡者以故遷延而抵于今耳亦可以信行路之難矣唯亮在母以為罪幸甚幸甚

與東南峰

春來適值京考使者久羈坐此迨乎春末始得畢命如願蓋委曲研磨乃後就也使還自能口悉無容煩贅頃聞公姊歸閩氏者即世骨肉之戚此為獨傷者母聞之泣下不已誠有所感動也公家所出女往往聰穎曉事體能持門戶然多不永既死始知不可再

得先內子宰上之木已拱我今夢思猶及之閻氏子  
失此良佐何啻江河亡維楫哉言之各有惻惻先內  
子既亡而二子又夭折歲月侵尋我年四十又加五  
矣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知撫念身跡歸思勃勃碩  
乃受縛纓組不得解免西望雲天時覺馳迷旅中情  
事使者久住具知之不更縷縷

小柬附

與孫伯泉

前臨我堂戶會弟避疾郊寺不值後歸舍疾益劇遂

絕謁鍵戶塊居今廿日餘矣病著下部隱處不便起  
立日在牀几頃始漸向平康猶綿綿不頽脫也不詣  
公乞教坐此由也度必更攝半月乃任勞見客當引  
馬首造門吏申慄今惓惓未能也昨季泉兄過我尚  
帶青色未還本始其勸以節慎諸種可也智者明于  
垂堂之戒然奧隅之中尤須省惕言之近裏以公家  
知我也

與孫季泉

諸君造公約不以主人不至為輟食茲情可稱兩忘

矣且公嗣器禮賓甚謹諸公相聚嘆之亦不覺主人  
翁不到也公官秩尊重然勞頽與俱方我等傳觴把  
箸時則念伺候禁中者苦矣斯言能中之乎是月多  
冗與公一晤無期今葺理頽舍作傭長計工食也仰  
之不可悉借抄書十冊附還

又

鄙作復更稿與前頽別容錄奉覽削先此布告初作  
雖就觀者亦不甚駭而中心猶梗若負重赴家而未  
至者今作成始覺釋負明以付索者登軸矣今者尚

欲點定強從登軸處索稿回諸公立竊求稿不可得  
此間固我之苦亦彼之苦也不盡

與東南峯

楨碌碌鄉居彌歲猥沾青愛濱行迺益辱餞發迫溢  
常今郊關祖別情義愴然圖報無從祇切感誦耳正  
月念後始抵京子影天涯親知牢落回思桑梓風物  
黯黯神馳侍教未期日增鄙吝恐悚恐悚舍弟旋肅  
啓附謝餘容嗣悉關雲嶽樹旦夕在目

又

赤水分岐到此遂成各涯回首北望遠不見華山矧  
方越江湖走萬里我漸奔漸遠故舊日乖言念夙昔  
可勝惘惘



司成遺翰卷之四

司成遺翰跋

先君子長臬汴臺所刻匪懈稿者已在數公刊行存  
笥之後伊時方幸盡司成所未盡其厥後先君子南  
遊於楚與仲父修撰君郵筒往來謀有所梓而未逮  
及今二十年遂矣余幸父又從敝麓蠹腐之餘挾得  
書牘若干首繕寫成帙間於庭會燕閒撫帙示諸子  
侄曰爾輩生也脫不知存笥之得有今日者已幾不  
脫於塵埋煨燼中父兄在時每與子譚此事未嘗不  
嘆息痛恨於昔人之用心也當予之身躬觀此躬共

之則將使後人而復哀后人歟于是之弟受叔父諸  
昆之命慨然托梓人而永梨棗焉嗟；余太史氏固  
百夫特萬人傑也文章紀忌血胤斬然使此集得繼  
存筭匪懈而再興者殆亦隋和豐城之不終秘于人  
間去乎識者或諒其非阿私云爾嘗

萬曆庚戌之季夏宗曾孫承祉謹題於風水園之朝

陽閣

跋司成遺稿後

先大司成以氣節文章雄視一代在著作  
之庭二十餘海內聞人墨士得其片楮隻  
詞無不寶藏而珍重之必以故其遺文傳  
於世者幾無剩餘殘膏剩墨獨其書牘酬  
應之辭極富而又所最長自不勝其傳者  
焉原宥之歲先方伯在莒藩曾寓書先  
太史於系郵索其生平未盡行之遺稿今  
存而刻於鄂中先太史卷發其書牘之藏

在晉中者謂是日成祖獨得子長茂之宗也  
也不斲其盡行於世石室抽書之暇於訂已  
時卒業會辛卯春疾作罷去故不果而  
先方伯之志解纒歸去已酉重陽之日不  
首非子下孫山茂莫不稱頌諸兄弟侍家  
季父梓莫能無善道遠之甚偶述先世  
遺事及於此感慨橫生凜然有往石之  
情之弟從帝請其遺骸圖壽之梓季父  
重其志其志亟命檢遺稿并孫問遺錄一

冊子自編摩不檢之刻以成我而父責而未  
遂之願林祖布而不盡之美刻成教記其  
始末如此云因是而益不能無浩嘆於昔  
今也自司成良且百十餘年我王氏非沉興  
廢之故不知幾度滄桑而所謂不朽此  
固自在也中原宋莊雅義凋然君子有殺  
禍我孫子後此不可作可念昔先人蘇至  
惴然於風復也邪

萬曆庚戌夏初二日宗曾孫承祚敬

稽首好書於松門石室

弟永祚好手謹

跋

孟子言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先大司成親於其  
身不祀息諸則流風餘韻今尚有存者我之輩  
之先考先大司成存笥稿幸傳於大宗伯孫氏  
宗伯公得以遂傳司成文者則以先王考之力  
此其說甚長先司成絕世於宗系則先王考為  
二世先考為三世迨之乎四世耳之方蒙所聞諸  
先考追憶先司成衣冠步武頓笑之容與先王  
考父子更相師受之愛洎悲悅今昔存歿盛衰



之感言猶在耳頃成隔世抱痛終天攀號何逮  
故取先司成遺書二種梓以撫存其用以存君  
子之澤者與亦庶海內人士知蒙猶王謝門中  
子弟耳然王謝門中佳子弟人望而知之孤不  
肖尚賴先人之餘澤以受知於人邪愧矣愧矣  
萬曆龍飛之三十八祀歲次於上章閣茂六月  
之望宗曾孫承之稽首敬書於末簡